

趣談歷史： 一神信仰三千年

影響全球過半人口的三大宗教

胡可源 著



一本書帶你破解
三大宗教的「恩怨情仇」

以多幅地圖，認識猶太教、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
起源及演變，掌握國際新聞背後的千年脈絡。

序

筆者生於50年代，年少時家中娛樂有限，日常最主要的消閒活動就是閱讀報紙。父親每天與友人飲罷早茶，總會帶幾份報紙回家，我便將其中的國際新聞、本地要聞、專欄社論及娛樂副刊等，全部都細讀一次。

猶記得當年國際新聞的版面，長期被兩大事件主導——越南戰爭與中東戰爭。

時光飛逝，越南戰爭早已塵埃落定，唯獨中東戰火至今未歇。還記得1973年的「十月戰爭」之後，阿拉伯國家更曾一度實施石油禁運，導致全球的油價與物價飛升，連一向自外於國際事務的香港亦大受影響。中東因盛產石油，該區的地緣政治向來是舉世矚目的焦點。而同被三教視為聖城的耶路撒冷，其歸屬問題更是多次激化緊張局勢的導火線。

筆者早年就讀於天主教學校，對《聖經》略有認識，亦大致知道猶太教、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三者之間，有着錯綜複雜的歷史糾葛。奈何投身社會後工作繁忙，對於中東戰爭背後的歷史淵源與宗教影響，始終無暇深入探究。

近年退休後，閒暇之餘，看到電視新聞又再頻頻播出加沙難民的淒苦畫面，心中多年來的疑惑再度湧現。三大宗教，本來都是源自亞伯拉罕的一神信仰，應該算是「同根生」的兄弟；然而在利益之前，亦正應驗了曹植的詩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可見不論古今中外，人性都是相似的。

為了釐清中東歷史與三大一神宗教交織的複雜問題，筆者化身為「宅男」，整日埋首電腦前，不斷向 Google 和

Copilot 等資訊大神求教，又「惡補」各種新聞、紀錄片，各類「正統」或「另類」的史料，包括民間趣聞與野史。所幸眾大神果然「知識淵博」，真可謂「與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當然，前提是必須先抓住問題的核心，再梳理、核實龐雜的資訊，並將其提煉編輯，化為較易閱讀的故事。如此，筆者便寫成了這本《趣談歷史：一神信仰三千年》。

當今世界，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信徒人數已超過全球人口的一半，影響力自然極為深遠。千百年來，亦已有眾多宗教學者與歷史學家，為這三大一神宗教（包括猶太教）留下了許多精闢論述。然而在筆者看來，宗教書籍往往相對艱澀沉悶，中文譯本亦不多。於是，筆者決定另闢蹊徑，以外國知名電視台（如 BBC、National Geographic、Discovery Channel、History Channel）特備節目中借鑑得來的「另類歷史觀」（alternative historical views）為主幹，再從互聯網搜羅資訊補充枝葉，完成本書。

這些「另類歷史觀」其實相當有趣，其切入點亦容易理解。我們常說「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History is written by the winners）；而「另類歷史觀」則提出了另一種思路：失敗者又會如何看待同一段歷史？或者，如果某些事情從未發生，歷史又將如何被改寫？雖然這些問題註定不會有答案，卻能啟發一些發人深省的哲學思考。

筆者喜歡從勝利者與失敗者兩個角度思考同一問題，但要完全掌握這種正反並存的思維模式並不容易，因此常有思路紛雜、詞不達意的時候。《趣談歷史：一神信仰三千年》這本書亦難免有此情況，還請讀者海涵。



希望本書能為茶餘飯後的閒談話題，提供一些另類的趣味觀點。畢竟，倘若人人意見完全一致，便失去了聊天的樂趣。「聊天」的真諦，正在於「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因此，雖然宗教是一個極為嚴肅的題材，筆者仍嘗試以「趣談歷史」的角度來書寫，盼能帶給讀者輕鬆有趣的閱讀體驗。

目錄

序	4
第一章 《創世記》的故事	
章節導讀	12
(一) 伊甸園的禁果	13
(二) 伊甸園引發的哲思	15
(三) 伊甸園的位置及哥貝克力石陣	17
(四) 滅世大洪水和挪亞方舟	22
(五) 黑海洪水學說	24
(六) 巴別塔的故事	26
(七) 亞伯拉罕與一神信仰	28
(八) 亞伯拉罕的兩個兒子	34
(九) 以色列(雅各)的故事	38
(十) 以色列家族的「入埃及記」	40
(十一) 科學版的創世記	44
第二章 以色列人—猶太人—猶太教	
章節導讀	52
(一) 以色列人、猶太人及巴勒斯坦人的簡介	52
(二) 《塔納赫》——《希伯來聖經》	58



(三) 摩西的出身背景	61
(四) 神對摩西的召喚	62
(五) 摩西率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	66
(六) 上帝在西奈山與以色列人立約	68
(七) 摩西與《申命記》	70
(八) 以色列的部落聯盟時期——《約書亞記》和《士師記》	72
(九) 以色列的統一王國時期——《撒母耳記》(上、下)	74
(十) 以色列王國的分裂——《列王紀上》	77
(十一) 亞述人滅北國以色列——《列王紀下》	80
(十二) 巴比倫人攻滅耶路撒冷，擄走猶太人	82
(十三) 波斯統治時期	82
(十四) 希臘統治時期	84
(十五) 猶太哈斯蒙尼王朝時期	86
(十六) 羅馬統治時期	88
(十七) 「羅馬盛世」與猶太人的碰撞	91
(十八) 猶太人的第二次大流徙時期	94
(十九) 猶太人的貪婪形象如何形成	96
(二十) 猶太人的大屠殺災難與復國	98

第三章 耶穌的故事

章節導讀	102
(一) 耶穌在馬槽誕生與三王來朝	102
(二) 耶穌的「隱藏歲月」	106
(三) 良善的撒瑪利亞人	108
(四) 耶穌與撒瑪利亞婦人的井旁談話	110

(五) 耶穌的「自省哲學」	119
(六) 耶穌的安息日之辯	120
(七) 耶穌對羅馬人的看法	123
(八) 耶穌自稱「人子」的涵義	125
(九) 耶穌的平原聖訓	128
(十) 耶穌高調進入耶路撒冷	131
(十一) 耶穌搗毀耶路撒冷聖殿的市集	133
(十二) 耶穌之死	136
(十三) 對耶穌「隱藏歲月」的猜想	138
(十四) 耶穌與公元曆的算法	143

第四章 基督教的歷史

章節導讀	148
(一) 耶路撒冷使徒團的決議	148
(二) 使徒保羅的貢獻	152
(三) 聖經中的保羅書信	154
(四) 希臘化猶太人及猶太—羅馬戰爭	157
(五) 羅馬帝國的鎮壓	163
(六) 君士坦丁大帝帶來的轉折	166
(七) 東西教會大分裂	170
(八) 東正教的發展	172
(九) 羅馬天主教的發展與新教的誕生	175
(十) 基督教對中世紀歐洲文明的影響	178
(十一) 基督教聖經的定案	180

第一章 《創世記》的故事

第五章 穆罕默德與伊斯蘭信仰

章節導讀	184
(一) 穆罕默德的生平	185
(二) 《古蘭經》和《聖訓》	188
(三) 伊斯蘭的「先知」和「使者」	189
(四) 伊斯蘭自認為是最正統的一神信仰	192
(五) 伊斯蘭對耶穌的論述	195
(六) 穆罕默德的「夜行登霄」與耶路撒冷	202
(七) 伊斯蘭的寬容與社會平等	208
(八) 伊斯蘭教的「聖戰」	212
(九) 三大宗教的聖像觀	214
(十) 阿拉伯數字的歷史	216

第六章 伊斯蘭帝國的故事：阿拉伯、蒙古及突厥

章節導讀	220
(一) 正統哈里發時期	220
(二) 烏邁耶王朝	222
(三) 阿拔斯王朝	223
(四) 中亞河中地區及突厥的崛起	225
(五) 突厥和中國的故事	232
(六) 塞爾柱蘇丹國的興起	236
(七) 蒙古帝國的崛起	238
(八) 東察合台汗國和維吾爾族	241
(九) 帖木兒、蒙兀兒與鄂圖曼帝國	243
(十) 圖解伊斯蘭世界的千年歷史	250



章節導讀

即使沒有宗教信仰，想必大家亦聽過亞當與夏娃、挪亞方舟或巴別塔的故事。這些我們耳熟能詳的「神話傳說」皆出自《創世記》（Book of Genesis），是猶太教經典《希伯來聖經》中最早的一卷。

猶太人稱《希伯來聖經》為《塔納赫》（TaNaKh），由《妥拉》、《先知書》與《聖錄》組成。其中，《妥拉》為最核心部分，又稱為《摩西五經》，包括《創世記》、《出埃及記》、《利未記》、《民數記》與《申命記》這五卷書。

這五部經書之所以冠以「摩西」之名，一方面是因為猶太傳統認為經書是由摩西撰寫或口述整理；另一方面，除《創世記》外，其餘四卷皆以摩西為主角，記錄他的一生及對以色列人的教誨，由此奠定了以色列人的一神信仰與民族認同。因此，猶太人視後四卷為「主幹」，而《創世記》則更像是歷史敘事的序曲。

由於基督教的創始人耶穌出身於猶太人，因此基督教基本上承襲並接納了《希伯來聖經》，將其稱之為《舊約聖經》（Old Testament），二者的內容結構大致相同。基督教又另行編纂了以耶穌言行與門徒見證為核心的《新約聖經》（New Testament），成為基督教教義與信仰實踐的依據。

由於基督教宣揚的是「神愛世人」的普世救恩觀，因此淡化了摩西律法中關於以色列的民族性條文，僅保留《十誡》作為核心準則。這也使得《創世記》與《出埃及記》成為大多數基督徒乃至非信徒所最為熟悉的舊約篇章。

尤其是《創世記》中的眾多故事，早已家喻戶曉，成為人類文化記憶的一部分，我們不必拘泥於從神學角度解讀。

這正是筆者撰寫本章的初衷，希望結合現代筆法與個人思考，重新講述關於《創世記》的一系列小故事，為各位讀者帶來新的啟發。而在本章的最後，筆者亦將帶領大家一探科學版的「創世記」——從科學的角度出發，解釋天地萬物與人類的起源，與聖經神話對照閱讀，相信亦會另有啟發。

（一）伊甸園的禁果

亞當和夏娃因偷食禁果而被逐出伊甸園，可謂《創世記》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故事之一。

經文記載，上帝先以塵土造人，命名為亞當，再取其肋骨造出夏娃，使二人結為伴侶，共同生活於伊甸園中。園中果實可隨意享用，唯有「分別善惡樹」的果子被嚴禁食用，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然而在蛇的誘惑之下，夏娃最終摘下禁果與亞當同食。上帝震怒，將他們逐出伊甸園，並降下懲罰：亞當必須辛勤耕作，終身勞苦方能糊口；又為其妻子正式起名為「夏娃」，意為「眾生之母」，並懲罰她「生產兒女必多受苦楚」。

若以現代眼光審視，伊甸園的規則其實頗為奇怪：食物可自由取用，人能夠長生不老且無需勞作，卻不得分辨善惡，不可有羞恥之心或「男女之親」。看似荒謬的規則，背後或暗含哲學意義。



在筆者看來，亞當夏娃被造出來後，一開始便被上帝「放」入伊甸園內，初時他們如孩童般純真，有得吃、有得玩便已心滿意足。但隨着二人漸漸長大，如同世間步入叛逆期的青少年般，他們決定打破「家長」（即上帝）的禁令，寧可被逐出伊甸園捱苦，亦堅持要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

關於導致人類墮落的「禁果」有何象徵意義，歷來眾說紛紜。筆者認為最直接的推論是：「分別善惡樹」（Tree of Knowledge）所帶來的「知識」，正是對「男女之別」的認識。根據《創世記》所載，亞當和夏娃偷食禁果後，「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裸體」，並產生羞恥心，「便拿無花果樹的葉子，為自己編做裙子」。

因此，禁果象徵了人類性慾的覺醒，以及對自己身體和性別的認知。時至今日，許多文化仍以「偷吃禁果」來隱喻年輕人或未成年人的初次性接觸。

正如《孟子·告子上》所言：「食色，性也。」而孔子在《禮記》亦提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食（飲食）和色（男女），皆為人類的天性和本能：「食」是為了攝取能量，維持個體生命；而「色」則是為了傳宗接代，延續種族繁衍。因此，有性慾本是人之天性。

如果性慾或性接觸在伊甸園是被禁止的，那這樣的規定便違背了人類的天性。如此一來，伊甸園是否仍稱得上是「樂園」呢？

試想有間五星級酒店，入住後可長生不老，日日享受高床暖枕的安逸生活，更有無限量供應的美酒佳餚，但要求絕對不可有任何性接觸。你會否願意天長地久地住下去呢？

（二）伊甸園引發的哲思

亞當與夏娃被逐出伊甸園後，先後生下該隱和亞伯。兩兄弟各司其職，該隱務農，亞伯牧羊。某日，二人在田間起了爭執，該隱在憤怒之下，對亞伯大打出手，將弟弟殺害。

該隱和亞伯的兄弟相殘，常被稱為人類歷史上的「第一宗謀殺」。不過，筆者認為，這個故事亦可能象徵着農耕文明（以種地的該隱為代表）和遊牧文明（以牧羊的亞伯為代表）之間的衝突。

若再進一步思考，這場悲劇更深層的根源，其實是資源的爭奪。

在伊甸園內，沒有男女之親，自然就沒有繁衍生息，人口永遠維持在兩人，原本的自然資源已足夠他們所需。一旦離開伊甸園，二人生兒育女，子孫後代綿延不絕。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當人口急劇增長時，衝突、競爭，乃至於殺戮，自然無可避免。

這正是英國學者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在1798年出版的《人口學原理》（*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中的著名觀點。他指出，人口會呈指數級增長，但食物的供應只能以算術級增長，時日一久，人口增長勢必會超越物資供應的增長，導致資源不足，從而引發貧困、饑荒、瘟疫，甚至戰爭等一系列問題。

在歷史上，馬爾薩斯的理論曾被不少人誤解，更一度被刻意扭曲，成為種族主義和優生學等極端政策的理論依據。事實上，身為神職人員的馬爾薩斯從未提倡以暴力手段控制



人口，而是強調道德自律，主張人類應該節制慾望（包括物慾和性慾），以達至人口增長和資源消耗之間的平衡，從而避免社會動盪和戰爭等危機。

早在兩千多年前，中國戰國時代的思想家韓非子便曾提出與馬爾薩斯相近的見解。他在《五蠹》中寫道：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祖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

韓非子的觀點與馬爾薩斯不謀而合，可見這是古今中外共同面對的難題。

回到《創世記》，我們或許亦可從另一角度解讀伊甸園的故事。上帝可能正是為了維持「和平穩定的人口規模」，而禁止亞當夏娃偷食知善惡樹果，以此限制二人生育。畢竟伊甸園的資源有限，難以支持人口的無限擴張。一旦亞當夏娃開始生兒育女，資源失衡便在所難免，伊甸園亦自動「失落」了。

如此看來，伊甸園的故事亦隱含了對人口、資源與社會秩序的深層反思。

（三）伊甸園的位置及哥貝克力石陣

在《創世記》的描繪中，伊甸園水草豐美、遍地黃金，被視為人類魂牽夢縈的最初家園。

有人說，伊甸園只存於人心，是用於解釋人類起源的神話象徵，並不存在於現實世界。不過，《創世記》其實留下了一條關於伊甸園地理位置的線索。

「有河從伊甸流出來，滋潤那園子，從那裡分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遜，就是環繞哈腓拉全地的。在那裡有金子，並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裡又有珍珠和紅瑪瑙。第二道河名叫基訓，就是環繞古實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底格里斯，流在亞述的東邊。第四道河就是幼發拉底河。」

——《創世記》第2章

“A river flowed out of Eden to water the garden, and there it divided and became four rivers.

The name of the first is the Pishon. It is the one that flowed around the whole land of Havilah, where there is gold.

And the gold of that land is good; bdellium and onyx stone are there.



The name of the second river is the Gihon. It is the one that flowed around the whole land of Cush.

And the name of the third river is the Tigris, which flows east of Assyria. And the fourth river is the Euphrates.”

Genesis 2 :10-14

這段經文提到有四條河流由伊甸園流出，當中的比遜和基訓已不可考，但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至今依然存在。不少學者據此推測，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北緣——今土耳其東部高地、兩河源頭附近——或許正是伊甸園的所在地。

另一項有力佐證則與挪亞方舟的故事有關。根據《創世記》記載，在大洪水退去後，挪亞方舟停靠於亞拉臘山（Mount Ararat）上。亞拉臘山亦是真實存在的山，是土耳其的最高峰，海拔逾5000米。觀察地圖不難發現，亞拉臘山正好位於兩河流域源頭以東不遠處。將兩段線索相互印證，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測，《創世記》記載的正是發生於這一地區的故事。

兩河流域，即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平原，正是人類最早的文明搖籃之一。不少學者提出，伊甸園或許並非純粹的神話，而是代表了該地區的一些古老文明。這些文明在鼎盛時期充滿自信，卻亦難逃戰爭與崩解的宿命，最終走向衰敗，似乎正映照了《創世記》中「伊甸園失落」的歷史隱喻。

兩河流域的考古發現，亦為伊甸園傳說可能源自該地這一觀點，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持。

1994年，一位庫爾德族牧羊人在土耳其東南部發現了人類最古老的文明遺跡之一——哥貝克力石陣（Göbekli Tepe）。經鑑定，該遺址已有約12000年歷史，比埃及金字塔還要早8000年。考古學家認為，這是古代當地人祭祀神靈的場所，因此石陣又被譽為「世界上最古老的神廟」。

哥貝克力石陣規模宏大，必須動員大量人力，並具備一定工程知識，方可建成。歷史學家據此推斷，當地居民可能已經脫離原始的狩獵採集（hunter-gatherer）生存模式，進入了農耕畜牧社會。糧食生產不僅能自給自足，甚至有餘力養活額外的勞動力來建造石陣和支持宗教活動。

隨著農耕畜牧社會的建立，人類逐步馴化並利用動物資源，在與自然的互動中取得前所未有的主動權，對萬物的掌控力大為提升。



哥貝克力石陣位於土耳其東部，已有12000年歷史，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神廟。





哥貝克力石陣由數十個圍成圈的石灰岩巨石組成，最高的巨石達六米，重數十噸，刻有精美紋飾和動物圖形。

圖片來源：Mehmet Şimşek，來自Pexels，本圖片依Pexels授權條款使用。

對於這一先進社群的精英階層而言，他們對上需侍奉天神，對下卻幾乎可以管治萬物，自信心勢必空前膨脹。如果說，文字發明後的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那麼在未有文字的時代，神話便是勝利者口耳相傳的產物。從這樣一個先進社群中孕育出創世神話，是合情合理的。

在石陣周邊地區的其他考古發現，亦進一步印證了這一推測。

例如，距此不遠的耶利哥城 (Jericho) 已有近萬年歷史，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此外，附近亦發現了多

處早期農耕與釀酒遺址。其中，高加索與亞美尼亞地區的釀酒工坊已有約8000年歷史，而釀酒本身正象徵糧食充足、生產有餘，可用作「享樂」而非僅為生存。這種物產豐饒的背景，或許正是伊甸園神話中「蔬果任吃」的寫照。

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文明的出現，正是人類掌握強大生產力的象徵。唯有糧食充足，社會才能追求溫飽以外的價值，例如信仰、藝術、制度與思想等。這些非生存性的高層次追求，正是文明進步的標誌。

值得一提的是，英文中的「civilization」（文明）一詞，源自拉丁文「civitas」，意指「城市」或「公民社群」。可見「文明」自始便與城市的興起密不可分。唯有穩定的農業生產與人口聚集，方可孕育出制度化的社會秩序與文化活動，進而發展出城市形態。這亦是學界對「古文明」的一般定義——一種具備城市規模、書寫系統、階層制度與專業分工的複雜社會體系。後來誕生於兩河流域的蘇美爾文明 (Sumerian civilization)，便是人類歷史上最具備這些特徵的城市文明。

而哥貝克力石陣及其周邊遺跡，亦可視為這一文明進程的前奏。後來當地的農耕技術或許隨着人群遷徙向南傳播，在大約公元前4500年左右，於兩河流域平原上催生出蘇美爾文明。蘇美爾人不僅建立了早期城邦制度，更發明了楔形文字，留下大量神話、法律與歷史紀錄，至今仍是研究人類早期文明的重要寶庫。

《聖經》中以色列人的祖先亞伯拉罕 (Abraham) 即是來自蘇美爾的烏爾城 (Ur)，其後才遷往迦南地 (Canaan)，開



啟了以色列民族的歷史。

有歷史學者因此推斷，《創世記》其實是講述了一個遠古先進文明的發展歷史，並認為該文明極可能便是蘇美爾文明。皆因《創世記》的內容與蘇美爾神話故事有諸多相似之處，包括創世順序、大洪水等傳說。我們或可設想：同樣起源於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的以色列人，在建構自身歷史時，可能融合了來自更古老的蘇美爾文明的傳說，最終形成了《創世記》的文本。

（四）滅世大洪水和挪亞方舟

根據《創世記》的記載，該隱在殺害兄弟亞伯後，遭到上帝懲罰，必須終身流離，且耕種無果。

這是人類被逐出伊甸園後犯下的重大罪行，卻並非終結。到了千百年後，人類在地上繁衍生息、延綿數代，罪行亦不斷滋生，「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

上帝大怒，後悔造人，決意降下大洪水毀滅萬物。唯有與上帝同行、被稱為「義人」的挪亞得到指示，及時建造方舟，獲准攜家人及飛禽走獸避入其中，這才使各種生命得以延續。這便是我們熟悉的滅世大洪水及挪亞方舟的故事。

洪水退去後，方舟停靠於亞拉臘山，上帝以彩虹作為記號，與人類立約，承諾不再以洪水毀滅萬物；並賜福挪亞及其後代，希望他們「繁衍增多，充滿大地」，更讓人類統治世間萬物。

「『凡地上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都必驚恐，懼怕你們；連地上一切的昆蟲並海裡一切的魚，都交付你們的手；凡活着的動物，都可以做你們的食物。這一切我都賜給你們，如同菜蔬一樣。』」

——《創世記》第9章

從神學角度來看，大洪水的故事緊接在伊甸園之後，極具警示意義，亦進一步彰顯了上帝的主權——祂既可以是創造之神，亦可以是毀滅之神。創造或毀滅，都只在祂一念之間，因此人更應對上帝懷有敬畏之心。

從文化比較的角度觀察，《聖經》的大洪水故事亦展現了中西方對待天災觀念的差異。

西方宗教哲學傾向於將天災視為對人類道德敗壞的懲罰。《創世記》記載洪水是「天降災難，懲罰世上不義之人」——錯不在天，錯在人。災難因此被賦予了倫理意涵，是神對人類行為的審判與糾正。

相較之下，中國古代的天災觀更為多元，並帶有辯證思維。一方面，儒家主張「天人感應」、「災異示警」，認為天災地變是上天對君王失德的警告，甚至是天命將改的預兆。另一方面，道家則提出截然不同的宇宙觀，相信大家都聽過「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這句話，出自《道德經》，體現了道家「道法自然」的哲學。

在道家觀點中，天地運行自有其法則，並無善惡之分，亦無賞罰之義。天地既能養育萬物，亦能輕易毀滅萬物。在自然災害面前，人與萬物皆如同紙紮祭品，脆弱無助，無分善惡，一樣難逃劫數。



筆者按：閃族的來源

大洪水退去後，挪亞帶領家人離開方舟，其中包括他的三個兒子：閃、含和雅弗。三人之中，以閃（Shem）最為人所熟知，其後代被稱為「閃族」（Semitic people），涵蓋阿拉伯人、亞述人，以及以色列人、猶太人的祖先亞伯拉罕（Abraham）與其後裔。因此，如今針對猶太人的偏見與敵意，亦被稱為「反閃主義」（Antisemitism）。

（五）黑海洪水學說

由於《聖經》記載洪水退去後，方舟停靠於亞拉臘山，因此不少聖經考古學家至今仍在土耳其的亞拉臘山一帶尋找大洪水的遺跡。

而關於大洪水的傳說，地質學界曾提出「黑海洪水學說」（Black Sea deluge hypothesis），試圖從地質變遷的角度來解釋這個遠古神話的自然背景。

根據該理論，在冰河時期，大量水分積存於陸地上的冰川，使得當時的海平面遠低於今日。不過，在約7200年至8400年前，即最後一次冰河期結束後，全球氣候迅速變暖，大量冰塊融化流入海洋，引起海平面上升。當時的黑海是一座內陸湖，與地中海由一塊陸橋隔開。然而，隨著海水和湖水的水位差異加劇，這塊陸橋最終無法承受壓力而崩塌，地

中海的海水便極速湧入黑海，淹沒了周邊地區，造成一場規模宏大的洪水災難。

陸橋崩塌的地方，成為今天的達達尼爾海峽（Dardanelles Strait）與博斯普魯斯海峽（Bosphorus Strait），這兩個海峽正好將亞洲和歐洲隔開。從地理學角度看，黑海洪水學說亦為歐亞大陸的分界線提供了一種合理解釋。



根據黑海洪水學說，由於冰川融化，地中海海水極速湧入黑海，淹沒了周邊地區，這極有可能便是聖經記載的滅世大洪水。而黑海陸橋崩塌處，則是如今的達達尼爾海峽和博斯普魯斯海峽。

黑海崩堤在歷史上確有其事，當然我們很難證實該事件是否真的與滅世大洪水的故事有關聯。不過，倘若以黑海洪水學說為出發點，將《創世記》當成是關於一個古文明起源的記載，或許可以得出一個有趣的聯想，當時的挪亞可能是黑海沿岸居民，觀察到崩堤前的異常徵兆，早有準備，方才得以逃過這場浩劫。

筆者認為，這種推測並非毫無根據。畢竟在大洪水發生之前，黑海原為一座淡水湖，氣候相對溫和，周邊地區適宜



農耕，若已有早期人類在此聚居，亦不足為奇。洪水過後，少數倖存者（即挪亞的後代）將關於這場災難的故事以口耳相傳的方式，流傳到附近的兩河流域文明，再融入蘇美爾神話體系，最終由以色列人納入《創世記》的敘事之中。

（六）巴別塔的故事

大洪水後，挪亞率眾下山，其後裔分散各地，建立邦國。他們其後向東遷移，在一片平原上定居，更要興建一座通天高塔，揚言「要傳揚我們的名」。這便是著名的巴別塔。

《創世記》原文記載：

「那時，天下人的口音、言語都是一樣。他們往東邊遷移的時候，在示拿地遇見一片平原，就住在那裡。他們彼此商量說：『來吧！我們要做磚，把磚燒透了。』他們就拿磚當石頭，又拿石漆當灰泥。他們說：『來吧！我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通天，為要傳揚我們的名，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上。』耶和華降臨，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

耶和華說：『看哪，他們成為一樣的人民，都是一樣的言語，如今既做起這事來，以後他們所要做的事就沒有不成就的了。我們下去，在那裡變亂他們的口音，使他們的言語彼此不通。』於是，耶和華使他們從那裡分散在全地上，他們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為耶和華在

那裡變亂天下人的言語，使眾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別。」

——《創世記》第11章

學者普遍認為，故事中的「巴別城」，很可能就是後來古代美索不達米亞文明中著名的巴比倫城（Babylon），位於兩河流域，是當時重要的政治與文化中心。

在筆者看來，這段記載既可能反映了一個古文明民族大遷移的過程，亦可將其視為是人類「文化自信」的最早體現。

人類自信心的膨脹，或許早有端倪。亞當被逐出伊甸園時，被詛咒「必終身勞苦、才能從地裡得吃的」。然而歷經十代、約1500年後，上帝賜福亞當的後裔挪亞，稱「凡地上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都必驚恐，懼怕你們……凡活着的動物，都可以做你們的食物……」

可見在當時，人的地位已僅次於上帝而高於萬物，人類「自視甚高」，亦屬合情合理。我們或可推斷，這個古文明經過上千年發展，人們已過上物產豐富、衣食無憂的生活，冶金技術亦能製作盔甲護體，刀箭鋒利、殺傷力倍增，足以無懼任何猛獸飛禽。

而到挪亞後裔興建巴別塔之時，又已過了約400年。人們或進一步掌握了建築技術，自信心空前膨脹，甚至企圖建造一座塔頂通天的高塔，以比肩神明。

有趣的是，時至今日，世界各大都市仍然爭相興建摩天大樓（skyscrapers），以此彰顯自己的雄偉實力，可見人類崇高自大的「巴別塔情結」從未消失。



上帝阻止巴別塔建成的手段亦可謂別出心裁，祂並未藉由地震、暴雨等天災將其直接摧毀，而是擾亂人類的語言，使他們無法溝通，最終導致工程中止，分崩離析。由此可見，在《創世記》傳下來時，以色列人已經深刻意識到語言與族群認同之間的緊密關聯。正如中國古語所言：「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語言，正是劃分「族類」的重要象徵之一。畢竟語言的隔閡，本身便容易滋生誤解與不信任。

因此，也有許多學者認為巴別塔的失敗，實際上是從神學角度解釋了世界上語言與文化多樣性的起源。從這一角度來看，我們亦可以用巴別塔的故事，來解釋任何一個民族歷史的起源。如此一來，全世界所有民族的源頭都可以追溯到亞當、夏娃，以及全能的造物者。這無疑亦大大增強了後來基督教的說服力，促進了其在全球的傳播。

（七）亞伯拉罕與一神信仰

基督教、伊斯蘭教和猶太教，常被合稱為世界三大一神信仰宗教。不過，很多人可能並不清楚，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其實都脫胎於猶太教。這三個宗教擁有一位共同的「祖先」——亞伯拉罕（Abraham）。

亞伯拉罕是一神信仰的創始人，亦是以色列官方版本歷史的開始。以色列領事館在官方網站列出重大歷史事件，開篇第一句便寫：「公元前17世紀，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猶太民族的祖先和信奉一神教的先輩定居在以色列故土……」

因此，《創世記》中有大量章節敘述亞伯拉罕的生平。他在第11章正式「登場」，生平故事一直延續至第25章，在全書50章中佔據了重要篇幅。

亞伯拉罕最初名為「亞伯蘭」，直至99歲時上帝賜名，才改為「亞伯拉罕」。在《創世記》關於亞伯蘭的第一次記載，是他的父親他拉（Terah）帶着家族，要從迦勒底的吾珥（Ur）遷往迦南地（Canaan）。

他拉行至中途便停了下來，在哈蘭定居並終老。之後，亞伯蘭聽到上帝的召喚，命令他要帶領族人，完成父親未竟的使命，繼續遷徙到迦南地去。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於他；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

——《創世記》第12章

亞伯蘭便聽從上帝的指示，和他的妻子撒萊及侄兒羅得，攜帶所有財物，率領族人跋山涉水，終於抵達迦南地，並在迦南地為上帝建築了一座祭壇。

「他們就到了迦南地。亞伯蘭經過那地，到了示劍地方，摩利橡樹那裡。那時，迦南人住在那地。」

——《創世記》第12章





他拉及亞伯蘭歷經兩代，終於從吾珥遷往迦南地的示劍。如上圖所示，他們應該是沿着幼發拉底河西岸的古代商道前行，沿途經過巴比倫城、哈蘭和大馬士革等大都市，旅程約長達1600公里以上，在交通不便、風險重重的古代，完成如此遙遠的遷徙需長途跋涉，足見二者的決心。

吾珥即是美索不達米亞的著名古城烏爾，為蘇美爾文明早期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在公元前25世紀至前20世紀期間，烏爾一度成為兩河流域最為強大富庶的城邦，先後建立了烏爾第一、第二及第三王朝。

根據學者推測，亞伯拉罕大約生活於公元前2000年至前1700年間。他拉與亞伯拉罕離開烏爾之時，正值蘇美爾文明

的鼎盛時期。當時的烏爾不僅是當地的政治與宗教重鎮，更是文化與貿易樞紐。從如此繁榮之地遷往當時仍相對落後的迦南地，犧牲不可謂不大。

迦南地當然亦有可取之處。這片位於阿拉伯沙漠與地中海之間的狹長地帶，東接美索不達米亞平原，西鄰埃及，正好坐落於兩大古文明（即兩河文明及尼羅河文明）的交界地域。由於氣候乾旱、物產貧瘠，這片土地無法吸引強權經營，遂成為兩大古文明之間的「緩衝地帶」（亦可說是「兩不管地帶」），卻也因此為眾多小型遊牧部落提供了生存發展的空間。這或許亦是亞伯拉罕選擇定居於此的原因之一。

筆者曾半開玩笑地說，「迦南地」也真是「艱難地」。亞伯拉罕初抵此地，就遇上大饑荒，不得不攜帶家眷前往埃及避難。由於擔心妻子撒萊（Sarah）的美貌會招來禍端，亞伯拉罕便謊稱她是自己的妹妹。果不其然，埃及法老聽聞撒萊姿色出眾，遂將她納入宮中，欲娶為妻。

所幸上帝及時干預，令法老一家遭遇災禍。最終真相大白，法老將撒萊歸還亞伯拉罕，並贈以厚禮，讓他們平安離去。亞伯拉罕一家人不僅得以安然返回迦南地，順帶發了一筆小財。過程詳見於《創世記》第12章，讀者如有興趣可自行查閱。

亞伯拉罕回到迦南地後，生活依然顛沛流離，四處寄居。不過，他每到一處駐足點，都會築壇向他唯一信奉的神敬拜。上帝見他忠心順服，便與他和他的後裔立下永約，並多次作出兩項重要應許：

- 他的後裔將多如天上繁星、海邊之沙；



· 他的子孫將承受迦南全地，作為永遠的產業，國度從他而立，君亦將從他而出。
筆者在此節選了部分原文，供大家了解。

「當那日，耶和華與亞伯蘭立約，說：『我已賜給你的後裔，從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

——《創世記》第15章

「亞伯蘭年九十九歲的時候，耶和華向他顯現……神又對他說：『我與你立約：你要做多國的父。從此以後，你的名不再叫亞伯蘭，要叫亞伯拉罕，因為我已立你做多國的父。我必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國度從你而立，君王從你而出。我要與你並你世世代代的後裔堅立我的約，做永遠的約，是要做你和你後裔的神。我要將你現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賜給你和你的後裔永遠為業，我也必做他們的神。』」

——《創世記》第17章

「『……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着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

——《創世記》第22章

因此，迦南地又被稱為「應許之地」(Promised

Land)，即上帝應許要賜予以色列人作為基業的土地。上帝又命令亞伯拉罕與其世世代代的子孫，所有男子都必須接受割禮，作為他們與神立約的記號。

「神又對亞伯拉罕說：『……你們都要受割禮，這是我與你們立約的證據。你們世世代代的男子，無論是家裡生的，是在你後裔之外用銀子從外人買的，生下來第八日，都要受割禮……這樣，我的約就立在你們肉體上做永遠的約。但不受割禮的男子，必從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約。』」

——《創世記》第17章

筆者按：亞伯拉罕的父親帶家人遷居的原因

關於他拉為何帶領家人遷居，《創世記》中並未明確交代。不過，在《塔木德》與《米大示》等猶太傳統文獻中，流傳着一則廣為人知的傳說：

相傳在亞伯拉罕的年代，吾珥是一座奉行多神信仰的城市，城中遍佈偶像。而亞伯拉罕自幼便否定偶像崇拜，堅信宇宙間只有一位全能的真神，其威能遠超吾珥諸神。因此，他經常與當地的祭司發生激烈衝突，甚至幾度遭遇性命之危。其中最著名的故事，是他曾被投入火窯，卻奇蹟般地生還。

為了避禍，他的父親遂決定舉家逃離吾珥，遷至幼發拉底河中游的哈蘭定居。

而在這個故事裡，亞伯拉罕所信奉的真神，正是後



來他奠定的一神信仰的上帝，亦是猶太教、基督教及伊斯蘭教三大一神宗教的共同根基。

（八）亞伯拉罕的兩個兒子

根據《創世記》記載，亞伯拉罕和妻子撒萊結婚多年，始終膝下無子。無奈之下，撒萊將自己的埃及女僕夏甲（Hagar）送給丈夫為妾。夏甲後來為亞伯拉罕誕下長子以實瑪利（Ishmael），此時亞伯拉罕已年屆86歲。

在14年後，上帝顯靈，應許要使撒萊親自為亞伯拉罕生一子，並為她改名為「撒拉」，意為「多國之母」。當時亞伯拉罕俯伏在地，聞言不禁失笑，在心中自語「100歲的人還能得孩子嗎？撒拉已經90歲了，還能生養嗎？」

上帝寬慰亞伯拉罕，說撒拉必定會為他延續血脈，並吩咐亞伯拉罕為其取名「以撒」（Isaac），意即「他笑了」。

「神說：『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給你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以撒。我要與他堅定所立的約，做他後裔永遠的約。至於以實瑪利，我也應允你，我必賜福給他，使他昌盛，極其繁多。他必生十二個族長，我也要使他成為大國。到明年這時節，撒拉必給你生以撒，我要與他堅定所立的約。』」

——《創世記》第17章

次年，撒拉果然產下一子，亞伯拉罕遵照神的吩咐，為其取名以撒。不久後，撒拉擔心以實瑪利會威脅以撒的繼承權，便慫恿亞伯拉罕將夏甲母子二人趕走。

夏甲和以實瑪利被迫流亡進入沙漠，眼看就要渴死，絕望之際得到上帝指引，找到一口水井，才倖免於難。這井後來被稱為「以實瑪利的井」，象徵上帝對弱者的憐憫，也標誌着亞伯拉罕兩個兒子命運的分岔：

- 以實瑪利：庶出的長子，在曠野長大成為弓箭手，後來被視為阿拉伯民族的始祖。伊斯蘭教的創始人穆罕默德（Muhammad）便自稱為以實瑪利的後裔。
- 以撒：嫡出的次子，繼承了亞伯拉罕的財產和地位，並生下雙胞胎兒子以掃（Esau）與雅各（Jacob）。雅各後來由上帝的使者賜名「以色列」（Israel），成為以色列人民的祖先。

撒拉後來在迦南地的基列去世，享年127歲。為安葬愛妻，亞伯拉罕以400塊銀子（約4500克），向當地的赫人以弗崙（Ephron the Hittite）買下一塊田地，作為撒拉的墓地。這片土地後來亦成為亞伯拉罕一家的族墓，他本人、兒子以撒與媳婦利百加，以及孫子雅各（以色列）與其妻利亞，皆安葬於此。

筆者按：關於赫人

賣地給亞伯拉罕的以弗崙，是一位赫人。《創世記》中對赫人的描寫十分有限，除了在第23章作為亞伯拉罕的交易對象登場外，在第26章與第36章中，赫人亦



曾作為亞伯拉罕孫子以掃的婚配對象出現過。

「以掃四十歲的時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兒猶滴與赫人以倫的女兒巴實抹為妻。她們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裡愁煩。」

——《創世記》第26章

赫人究竟是甚麼人？為何以掃娶了赫人女子，竟讓父母以撒和利百加「心裡愁煩」呢？

《創世記》中的赫人，一般認為即是赫梯人（Hittites），一支在青銅時代後期活躍於古代近東的強勢民族。在上文亞伯拉罕與族人的遷移路線地圖中，赫梯人的主要活動範圍位於地圖左上角，即安納托利亞高原（今土耳其境內），與埃及（尼羅河文明）及美索不達米亞（兩河文明）三足鼎立，曾建立赫梯帝國，為當時西亞地區的強權之一。

雖然《創世記》未對赫人多作交代，但從亞伯拉罕向赫人購地一事可見，當時赫人在迦南地一帶擁有穩固立足點，掌握大片土地。對亞伯拉罕的後裔來說，赫人屬於非希伯來的「外族」，而與異族通婚在以色列家族中往往不受認可。因此，以掃娶了赫人女子，才會讓以撒與利百加深感痛心。

不過，這段婚姻或許亦反映了赫人的重要地位。若非具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力，相信以掃未必會與其聯姻。

多年後，亞伯拉罕再娶了一位名為基士拉的妾室，基士拉為他生下了多個兒子。亞伯拉罕將所有財產都留給以撒，並於生前將禮物分給庶出的兒子，打發他們前往東方之地。

亞伯拉罕活了175歲，《創世記》裡說他是「壽高年老，享盡天年」。他深受後代尊崇，成為三大一神信仰共同敬仰的祖先。

筆者按：亞伯拉罕獻祭以撒的故事

亞伯拉罕的一生深受上帝眷顧，處處可見上帝對他的指引與護佑。坊間普遍認為，正是因為他對上帝懷有堅定不移的信仰，並對神的旨意展現出無條件的順服，才贏得了上帝深厚的恩待。

亞伯拉罕堅信的信仰，在許多事件中可見一斑，其中最為人熟知的，莫過於他獻上愛子以撒的故事。《創世記》所載，上帝為考驗亞伯拉罕的信心，命他將愛子以撒帶往摩利亞地（Land of Moriah）獻為燔祭。儘管內心痛苦萬分，亞伯拉罕仍決定順從上帝旨意。在他準備動手之際，上帝在最後一刻阻止了他，並提供了一隻公羊作為替代的祭品。

亞伯拉罕成功通過了這場試煉，展現出他對上帝絕對的信任與忠誠。他被後世尊為「信仰之父」，成為三大一神信仰共同的根基。



(九) 以色列（雅各）的故事

亞伯拉罕的嫡子以撒繼承父業，成為家族領袖。在他60歲時，妻子利百加為他生下一對雙胞胎——長子以掃及次子雅各。兄弟二人性格迥異：以掃善於打獵，常在田野之間，會將獵物送給父親作野味，因此深得父親喜愛；雅各性情安靜，常待在帳棚之中，更受母親寵愛。

早在利百加懷孕時，上帝便已對兄弟二人的命運作出了預言。

「耶和華對她說：『兩國在你腹內，兩族要從你身上出來，這族必強於那族，將來大的要服侍小的。』」

——《創世記》第25章

按傳統，以掃作為長子，擁有繼承權，但雅各卻處心積慮想奪取哥哥的地位。當中最著名的故事，便是他以紅豆湯引誘飢餓難耐的以掃，換取了長子的名分。

「以掃對雅各說：『我累昏了，求你把這紅湯給我喝。』……雅各說：『你今日把長子的名分賣給我吧。』……以掃就對他起了誓，把長子的名分賣給雅各……這就是以掃輕看了他長子的名分。』

——《創世記》第25章

在當時，長子的名分極為重要，不僅關乎家產的繼承權，更象徵承繼上帝應許的地位。

後來雅各更在母親利百加安排下，喬裝成哥哥，瞞過老眼昏花的父親，騙取了原本應該賜予以掃的祝福。

「以撒就辨不出他來……就給他祝福。又說：『你真我兒子以掃嗎？』他說：『我是。』……就給他祝福，說：『……願多民侍奉你，多國跪拜你；願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親的兒子向你跪拜。凡咒詛你的，願他受咒詛；為你祝福的，願他蒙福。』」

——《創世記》第27章

這段祝福幾乎等同於遺囑的頒布，一旦說出口便無法撤回。以掃得知真相後怒火中燒，圖謀殺死雅各。利百加聞訊，急忙安排雅各逃往哈蘭，投奔她的兄長拉班，暫避鋒芒。

雅各到了哈蘭，為舅父拉班無償工作了14年，以此作為求娶他兩個女兒的代價。後來雅各有意自立門戶。拉班極力挽留，並同意將部分羊隻送予雅各，作為酬勞。精明的雅各卻暗中動了手腳，令瘦弱的羊歸拉班，而肥壯的則歸自己，從而發財致富。在《創世記》中，這部分稱為「雅各用策致富」。

拉班對雅各起了疑心，於是雅各趁夜帶着家眷及所有財物，不辭而別，並在拉班率領兒子追上時勃然大怒，說自己為拉班工作20年，盡心盡力，即使遭受苛待亦從無怨言。拉班於是不再追究，雙方達成和解，雅各便帶着家人繼續返回迦南地。



由於擔心兄長以掃會對自己不利，雅各便將家產（牲畜）分為兩隊，先派遣僕人攜禮前行，希望用禮物化解以掃心中的仇恨，自己則帶着家眷殿後。

那天晚上，雅各獨自與一位神秘人士徹夜摔跤，堅持要求對方給他祝福。這位神秘人士正是上帝的使者，遂為雅各賜名「以色列」（Israel），意為「與神搏鬥的人」或「與神較力得勝者」。

所幸以掃不計前嫌，兄弟二人和解，雅各終於得以平安地歸返迦南地，並落腳於示劍城。後來以撒壽終正寢，享年180歲，便由以掃和雅各合力將他安葬。

以掃在迦南地經營多年，亦頗有成就。由於兩兄弟都有眾多財物，牲畜繁盛，迦南地無法容下兩大族群。於是以掃便率家族遷往西珥山（Hill country of Seir），另闢疆土，並在當地開枝散葉，成為了後來的以東族（the Edomites）。而雅各則繼續和家人在迦南地寄居。

（十）以色列家族的「入埃及記」

雅各的兩位妻子與她們的婢女，一共為他生下12個兒子。其中，他最鍾愛的妻子拉結多年不孕，直到雅各年老時，才先後生下約瑟（Joseph）與幼子便雅憫（Benjamin），並在生便雅憫時難產而死。

約瑟作為雅各心愛之人所生的第一個兒子，倍受父親寵愛，因此遭到哥哥們的嫉恨。眾兄長合謀將約瑟賣往埃及，

並欺騙父親說他已遭野獸吞噬。

約瑟在埃及淪為僕人，卻因上帝眷顧，所做之事無不順利。後來他更因得神恩典、通曉夢境，被推薦給法老解夢，自此命運翻轉。詳情可參考《創世記》第41章。

當時法老做了兩個神秘的夢：夢見七隻健康肥壯的母牛，接着又夢見七隻瘦弱乾枯的母牛；還夢見七個豐滿的麥穗，接着是七個枯槁的麥穗。

約瑟憑藉上帝的啟示，告訴法老這代表埃及將面臨七個豐年與七個荒年，並建議法老提前儲存糧食，以渡過饑荒。法老認為約瑟言之有理，遂極為器重他，任命他為宰相，全權治理埃及。

果然，不久後饑荒降臨，席捲天下。唯有埃及因預先備糧而得以倖免，並吸引各地災民前來購糧，其中便包括約瑟的十位兄長，唯有最小的弟弟便雅憫留在父親雅各身邊。

約瑟一眼認出兄長們，卻佯裝陌生，不僅指控他們是奸細，更將他們囚禁。他提出可讓他們帶糧回家，但必須留下其中一人為人質，且須將便雅憫帶來，證明他們所言的身份屬實。

於是，西緬被扣押，其他九人帶糧返家，將經過告知父親。雅各起初堅決不肯讓幼子離開，直至糧食耗盡、饑荒未止，方才放行。

由於約瑟與弟弟便雅憫感情深厚，希望將他留在身邊，便假意誣陷便雅憫偷盜，要他留下來做自己的奴僕。猶大挺身求情，言辭懇切，終令約瑟動容，與兄長們相認。他不計前嫌，不僅寬宥兄長，還告訴他們這場大饑荒仍會持續五



年，邀請家人來埃及避難，由他庇護。

於是雅各便帶着所有子孫和家產，一同來到了埃及。《創世記》記載：「雅各家來到埃及的共有70人」。他們在埃及的歌珊地（Region of Goshen）安頓下來，族群逐漸壯大，開始被稱為「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珊地，他們在那裡置了產業，並且生育甚多。」

——《創世記》第47章

雅各活了147歲。在臨終前，他特別為約瑟及約瑟在埃及所生的兩個兒子祝福，並召集12個兒子，逐一交代遺言，這便是日後「以色列十二支派」的來源。

雅各囑咐死後要將其遺體送回故土安葬。於是約瑟親率兄弟，將父親的遺體歸葬迦南族墓，再返回埃及。

創世記的故事，以約瑟去世（享年110歲）作結。他臨終前寬慰兄弟們，說「神必定看顧你們，領你們從這地上去，到他起誓所應許給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又囑咐以色列後人將其骸骨攜歸故土。

「約瑟叫以色列的子孫起誓說：『神必定看顧你們，你們要把我的骸骨從這裡搬上去。』」

——《創世記》第50章

可見，約瑟本人已預見以色列人終有一日將離開埃及，

回到迦南地。

整部《創世記》大致可分為兩大部分：

- **第一部分**：為前11章，以上帝創造天地萬物、降下滅世大洪水和巴別塔等故事為主線，講述了人類的起源史。起源於美索不達米亞的以色列人在撰寫這部分內容時，或許融入了蘇美爾文明的傳說。
- **第二部分**：為第12章至50章，聚焦亞伯拉罕及其後裔。這一部分又可再分為亞伯拉罕的生平（主要講述一神信仰的緣起），以及雅各（以色列）家族的故事，並最終以雅各率全族入埃及作結。

而《摩西五經》的第二卷，則是講述摩西帶領以色列民族重返迦南地的《出埃及記》。

在這一「入」一「出」之間，以色列人在埃及已由一個僅有70人的家族，發展為擁有12個支派的民族。而由於以色列人的信仰和生活習慣都無法與當地社會融合，「異族」人口的急速增加，必然會引起埃及人的疑慮和排擠，為後來的《出埃及記》埋下伏筆。

可以說，《出埃及記》才真正開啟了以色列作為一個民族的歷史篇章，而《創世記》則更像是這段民族史的「前傳」。



（十一）科學版的創世記

由於基督教將《希伯來聖經》納入其經典體系，成為《舊約聖經》。因此，基督教徒亦承襲了《創世記》中「上帝用六天創造天地與人類，第七天休息」的敘述，視其為宇宙起源的真理。

今時今日，大多數人自然明白，這套敘述只是宗教傳統中的神學觀點。然而在歷史上，有長達千年的歲月裡，許多信奉基督教的西方國家曾將《創世記》神話視為不容質疑的歷史起點與終極真理。那些試圖從科學角度探索宇宙與生命起源的學者，往往舉步維艱，甚至因挑戰主流信仰而遭受譴責與社會排斥。

而第一位以科學理論系統性挑戰基督教創世論，並引發廣泛關注與激烈爭論的科學家，正是我們耳熟能詳的達爾文（Charles Darwin）。

達爾文的進化論

19世紀中葉，達爾文向傳統宗教觀念發起挑戰。他在1859年出版的《物種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一書中，提出了「萬物同源」（theory of common descent）的新理論，主張所有生物——包括人類與猿猴——皆源自一個遠古的共同祖先。在這一理論框架中，人類與其他動物之間的差異，乃是長時間自然進化的結果，而非出於一蹴而就的神聖創造。

達爾文的理論一經問世，旋即在宗教界與哲學界引發劇烈爭議。他本人亦遭受大量質疑與抨擊。對於許多虔誠的基督徒而言，「人類並非由上帝按照自身形象創造，而是由低等生物逐步演化而來」的說法，不僅動搖了《聖經》的權威，亦直接挑戰了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主張以人類為宇宙中心，認為人類凌駕於萬物之上）的核心信念。

當時的英國教會譴責達爾文的理論「褻瀆神明」，破壞道德根基，不少媒體亦對他大加嘲諷，甚至在諷刺漫畫中將達爾文畫成猴身人頭的怪物，以示輕蔑與不屑。

即使在科學界內部，亦並非所有人一開始就接受了進化論。由於當時遺傳學尚未成熟，自然選擇的機制仍不明朗，許多生物學家對「變異如何累積」、「複雜器官如何逐步形成」等問題仍持保留態度。甚至連達爾文的摯友、和他共同提出自然選擇理論的著名博物學家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也對人類心智與道德意識是否能由自然選擇產生，表示懷疑。

然而，隨着之後百年間來自化石學、地質學、遺傳學等多個學科的大量證據不斷累積，進化論逐漸獲得廣泛認可，並成為當代生物科學的理論基石與學術共識。

進入基因科技的時代，現代科學家得以透過基因圖譜（genetic mapping），進一步追溯人類的起源。自1990年代以來，隨着基因定序技術的發展，科學家逐步拼湊出一幅跨越數十萬年的遺傳旅程圖。他們發現，所有現代智人（*Homo sapiens*）皆源自約20萬年前的非洲，並自約7至10萬年前開始向世界各地遷徙。



研究人員利用Y染色體追蹤父系血緣，並透過粒線體DNA (mitochondrial DNA) 追蹤母系血緣。兩條獨立的研究路徑最終都指向相同的地點：非洲東部。這便是今日科學界所稱的「現代人類非洲起源說」(theory of the African origin of modern humans)，如今已成為當代人類學與演化生物學的主流觀點。甚至有科學家半開玩笑地說：伊甸園的故事，其實是發生在非洲的。

宇宙大爆炸理論

而隨着天文物理學的不斷進步，關於「天地的起源」，亦逐漸發展出一套新的理論。

1929年，美國天文學家愛德文·哈勃 (Edwin Hubble) 透過觀察星系的紅移現象，提供了宇宙正在膨脹的觀測證據。根據這一發現，科學家得以逆向推算宇宙的演化歷程，進而推論出宇宙的起源——約於138億年前，宇宙從一個極端高密度、高能量的「奇異點」(singularity) 劇烈膨脹而起。這一理論，即是今日廣為接受的「宇宙大爆炸理論」(the Big Bang theory)。

1980年代以後，隨着人類將望遠鏡部署於繞地球運行的衛星上，成功避開大氣層的干擾，天文觀測進入全新階段。科學家得以更清晰地觀察到恆星誕生的過程，並推論我們的太陽也歷經了類似的形成機制：由宇宙間的氣體與塵埃雲在引力作用下逐漸聚集、塌縮，最終密度與溫度達到臨界點，引發核心的核融合反應，誕生為一顆新生恆星。

筆者在此附上兩張由哈勃望遠鏡拍到的相關星雲圖像，瑰麗而震撼。讀者如有興趣，亦可自行查看更多由太空望遠鏡傳回的宇宙影像。



哈勃望遠鏡拍攝到的星雲照片之一，當中的黃色背景是星際塵埃，藍色光點則是明亮且熾熱的新生恆星。這一區域通常被稱為「恆星育成區」(star nursery)，是恆星誕生的搖籃。

圖片來源：NASA, ESA及Orsola De Marco (來自澳洲麥格理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

本圖片依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CC BY 4.0) 授權條款使用。





哈勃望遠鏡拍攝到的另一張著名星雲照片「創世之柱」(Pillars of Creation)，展現了點點新星誕生的奇妙過程。約46億年前，我們的太陽系亦應是如此壯麗的景象。

圖片來源：NASA, ESA/Hubble及哈勃遺產團隊 (Hubble Heritage Team)

本圖片依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CC BY 4.0) 授權條款使用。

此外，科學家亦透過分析墜落地球的隕石，進一步推算出太陽系（包括太陽與行星）的形成時間約為46億年前。這些隕石多半來自太陽系小行星帶 (asteroid belt)，其成分與早期太陽系相似，且因缺乏地質活動而長期保持原始狀態，成為研究太陽系起源的珍貴線索。

至此，一套較為完整的「科學版創世論」漸趨成形。在這個版本中，「天地人」的出現是一個橫跨數十億年的自然演化過程，並非短短六天的神蹟。而隨着科學實證的不斷累積，傳統宗教版本的創世論，逐漸被歸類為信仰層面的敘事，不再被當作是對宇宙與生命起源的科學解釋。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基督徒並不完全排斥科學理論。他們認為，大爆炸理論與進化論並非必然與信仰相悖，而是上帝創造世界和生命的工具或過程。這類觀點常被稱為「有神進化論」(theistic evolution)，強調科學發現與宗教信仰可以和諧共存。科學揭示了宇宙的運行法則，而信仰則回應了生命的意義與目的。

這也引出了筆者想要表達的核心觀點。乍看之下，科學與神學似乎勢不兩立、相互爭鋒、此消彼長；實則不然，因為二者所關注的領域並不相同。科學探索的是「現世萬物」的成因與規律，而神學關注的則是「生前死後」的生命本源與歸宿，包括生與死、靈魂與永恆等終極問題——而這些才是人類最深層的恐懼，也是科學難以企及的範疇。

因此最頂尖的科學家之中，亦不乏對宗教抱持敬畏或虔誠信仰之人。而即使有了科學版的創世記，《聖經》的地位依然無可取代。



第二章 以色列人——犹太人——犹太教



章節導讀

由於目前的以色列國是由猶太人主導建立，常有人誤將「猶太人」等同於「以色列人」。其實在歷史上，猶太人和以色列人是有所區別的。

而談到「以巴衝突」時，不少人更會發現，雖然存在大批「巴勒斯坦難民」，但在地圖上卻找不到「巴勒斯坦國」，使問題更加棘手。故筆者特意撰寫本篇，嘗試從歷史角度梳理這個糾纏難解的「結」，同時亦會分享猶太教的核心教義和關鍵歷史事件，希望幫助讀者更清楚理解其發展歷程和背景。

(一) 以色列人、猶太人及巴勒斯坦人的簡介

在歷史上，古代的以色列人、猶太人及巴勒斯坦人，其實都生活在同一地區，只是處於不同的歷史時期。這片地區位於地中海東岸，介乎美索不達米亞的兩河流域與埃及的尼羅河流域之間，在地理上，又是處於阿拉伯沙漠與地中海之間的一條狹長地帶。

該地在歷史上曾有多個名稱，包括「迦南地」、「希伯來地」、「巴勒斯坦」及十字軍東征時期所稱的「聖地」，亦是「肥沃新月地帶」的一部分，大致對應的是今天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區以及約旦西部一帶。當地氣候偏乾旱，生產力不高。但由於這一地帶是連接兩大古文明的重要通道，屬商貿必經之地，歷來都吸引了不少遊牧民族定居於此。

結合歷史來看，以色列人、猶太人及巴勒斯坦人的主要分別如下：

以色列人

在歷史上，以色列人主要指《舊約聖經》（即《希伯來聖經》）時期的以色列十二支派，是《創世記》中亞伯拉罕的孫子雅各（Jacob，又名以色列Israel）的12個兒子的後裔。

早期關於以色列人的歷史記載，只能參考《聖經》。然而，這部典籍偏向神學和宗教敘述，其歷史記載存在諸多疑點和爭議。

例如在《創世記》的最後章節，雅各帶領一個數十人的家族前往埃及定居。到了《出埃及記》時，這個家族已發展成擁有數十萬人口的民族。然而在古埃及的文獻之中，並無記載曾出現如此大規模的外來人口流動，此為疑點一。

而根據《聖經》的歷史書記載，以色列人征服了迦南地的大部分土地，建立了部落聯盟，並最終形成統一的以色列王國。現代學者推斷，如果記載屬實，以色列王國的統一時期大約為公元前11至10世紀。然而，除《聖經》外，並沒有其他可靠的歷史文獻或考古證據能證實這個強盛的統一王國的存在（後期的北國以色列與南國猶大晚期則有可靠的歷史記載）。現代考古學與DNA研究亦表明，當地歷史上確實存在多民族混居，但沒有任何一個民族佔據明顯的主導地位。這是疑點二。

另外，雖然有研究顯示耶路撒冷在公元前9世紀已有大規



模建設，但卻無法證明這座城市在當時已如《聖經》所載，成為猶大王國的都城，這是疑點三。

《聖經》早期大部分篇章都在敘述「以色列人」的故事，但到了後來卻筆鋒一轉，出現了一個令人拍案驚奇的轉變。

這一轉折發生在《列王紀下》。

「所以耶和華向以色列人大大發怒，從自己面前趕出他們，只剩下猶大一個支派。」

——《列王紀下》第17章

“Therefore the Lord was very angry with Israel and removed them out of his sight. None was left but the tribe of Judah only.”

2 Kings 17

「以色列王何細亞第九年，撒瑪利亞被攻取了。亞述王將以色列人擄到亞述……」

——《列王紀下》第18章

這裡的「以色列人」，已經由最早的十二支派後裔，變為用於指代北國以色列的人民。根據《聖經》記載，北國以色列因為違背了耶和華和一神信仰，所以被上帝「逐出家門」，於是有了後來北國以色列的滅亡。而自從被亞述人擄走後，以色列人作為一個實體族群基本在《聖經》中「消失」了，聖經的敘事重點亦轉向南國猶大和猶大人的歷史。

猶太人

猶太人是以色列十二支派之一的猶大支派 (tribe of Judah，在《希伯來聖經》中亦常被稱為「people of Judah」) 的後裔。自出身猶大支派的大衛王起，這一支派便成為聖經故事的「主角」。大衛之子所羅門以財富聞名，他在耶路撒冷建造聖殿，掌握宗教話語權。根據《聖經》記載，所羅門死後，統一的以色列王國隨即分裂。其中，北以色列十族擁立新王，繼續沿用「以色列王」的稱號；而在耶路撒冷的大衛家族則被稱為「猶大王」。

由於《希伯來聖經》是後來的猶太人所編纂，其敘事多偏向猶大支派。例如上文所述，北國以色列的人民因敬拜他神、崇奉偶像而被耶和華離棄，再被亞述人擄走，從此下落不明；猶大支派則繼續得到上帝的眷顧，令其歷史能夠延續至今。

猶大支派亦曾被巴比倫人擄走，數十年後被波斯王居魯士大帝 (Cyrus the Great) 釋放，得以回歸耶路撒冷，重建聖殿，完成聖經編纂，並建立起一套嚴謹的猶太律法，是為早期的猶太教。

自巴比倫回歸後，「Jews」（即猶太人）逐漸取代「people of Judah」，成為猶太民族統一的正式稱呼（因為十二支派的其他支派都已消失，不再需要區分）。猶太人在猶太地區生活了600多年，先後歷經波斯、希臘及羅馬統治。最終，由於猶太人兩次大規模起義反抗羅馬失敗，耶路撒冷和聖殿都被摧毀，猶太人被迫離開家園、流散各地。在流放期



趣談歷史：一神信仰三千年 影響全球過半人口的三大宗教

作 者 胡可源
校 對 曾明
封面設計 黃佩君
圖片提供 胡可源
出版 紅出版（青森文化）
香港灣仔道133號卓凌中心11樓
電話：(852)-2540-7517
設計編印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香港總經銷 聯合新零售（香港）有限公司
定 價 港幣100元
初版一刷 2026年6月
I S B N 978-988-8917-79-2

本書內容不代表出版單位立場，版權歸作者所有，內容權責由作者自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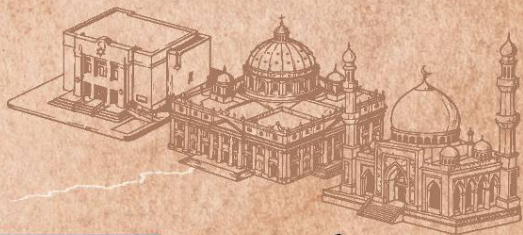
從《創世記》到《古蘭經》，從以色列人的出埃及記，到基督教的全球傳播，再到伊斯蘭帝國的千年擴張，這本書嘗試破解三大一神宗教多年來的「恩怨情仇」。



- 舊約聖經中描述的伊甸園的位置在哪裡？
- 以色列人為何自稱為「上帝的選民」？
- 以色列人和猶太人，究竟有何分別？
- 阿拉伯人與以色列人的祖先，竟是親兄弟？
- 耶穌真的出生於公元1年？
- 曾受迫害的基督教，如何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並走向全球？
- 穆罕默德如何在沙漠部落中崛起，改寫中東歷史？
- 伊斯蘭教為何能在千年內迅速擴張，成為全球第二大宗教？
- 耶路撒冷何以成為三教聖城？

本書並非由神學角度詮釋宗教，而是另闢蹊徑，以現代視角重新審視古老經典，引導讀者以歷史的眼光理解宗教如何塑造文明、影響今日世界格局。書中精心配以多幅不同時期的地圖，幫助讀者梳理在時空中縱橫交錯的歷史事件，建構系統性的歷史觀——從地圖看宗教，亦為本書一大亮點。

無論您是宗教愛好者、歷史迷，抑或想了解宗教與文明發展的背景，《趣談歷史：一神信仰三千年》都能為您帶來一場視野大開、趣味與知識兼具的閱讀之旅。



ISBN 978-986-8972-25-8



9 789868 972258 >



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

紅出版文化平台

加入我們：www.red-publish.com

ModE.

上架建議：歷史 / 宗教研究

定價：港幣 100 元正